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
第十六卷 情報類

以下有情報

榮陽鄭生

天寶中，常州刺史鄭公，時望甚崇。有一子，始弱冠，雋朗有詞藻，其父愛而器之，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」應鄉試秀才舉，將行，乃盛其車服，計京師薪儲之費，可支二年許。謂之曰：「觀爾之才，當一戰而勝。今豐爾之給，將遂其志也。」生亦自負，視上第如指掌。自毗陵發，月餘抵長安，居於布政里。

常游東市，還，自平康東門入，將訪友於西南。至鳴珂曲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而室宇嚴邃，闔二扉。有娃方憑一雙鬢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絕代未有。生瞥見，停驂良久，不忍縱步。乃詐墜鞭於地，候其從者敕取之。累盼於妓，妓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辭而去。

生自爾意若有失，乃密徵於其友游長安之熟者。友曰：「此狹邪女李氏宅也。」曰：「娃可求乎？」對曰：「李氏頗贍，往來皆貴豪，所得甚廣，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。」生曰：「但患不諧，雖百萬不惜。」

他日，盛服而往，扣其門，俄有侍兒啟扇見生，馳走大呼曰：「前時墜鞭郎至矣！」娃大悅曰：「爾姑止之，吾即出也。」生聞之私喜。行至蕭牆間，見一姥垂白上樓，知是娃母，乃前拜致詞曰：「聞茲地有隙院，願稅以居。信乎？」姥曰：「懼湫隘，不足以辱長者，敢言直耶。」延入賓館，與生偶坐。因曰：「某有女嬌小，欲識上客。」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舉步豔冶。生遽驚起，莫敢仰視。拜畢，敘寒燠。觸類妍媚，目所未睹。茶後進酒，器用甚潔。歡笑方洽，不覺日暮。姥訪其居遠近，生給之曰：「在延平門外數里。」姥曰：「鼓已發矣，速歸，無犯禁。」生曰：「道里遠，奈何？可假片席地相容乎？」娃曰：「不見貴辟陋，方將居之，宿何害焉。」生數日姥，姥曰：「唯唯！」生乃召家僮，請以雙簾，備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，留以俟他辰，固辭，終不許。俄徙生西堂，帷幙簾榻，煥然奪目。妝奩衾枕，亦皆侈麗。乃張燭進饌，品味甚盛。撤饌，姥起，生、娃各敘遲邇相慕之意。生曰：「此來非直所居，願償平生之志耳。」言未終，姥至，詢其故，笑曰：「男女之際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雖父母不能制也。」生遂下階拜謝，願以身為廝養。姥遂呼之為郎，飲酣而散。及旦，盡徙其囊橐於李，不復與親知相聞。日會倡優鞞狎戲，囊中漸罄，乃鬻駿乘，及其家僮。歲餘，資斧蕩然，娃情彌篤，而姥意已怠。乃授計於娃，使偕生詣祈嗣。生大喜，質衣而往。返至裡北門，娃謂生曰：「此東轉小曲中，某之姨宅，暫往觀可乎？」生如其言，抵一里門，青衣促生下驢。適有一人出訪，曰：「誰？」曰：「李娃也。」乃入舍。俄有嫗出迎，年可四口餘。問生曰：「吾甥何在？」娃至，嫗迎謂曰：「何久疏絕？」相視而笑。娃引生拜之，嫗意甚懇懃，若將留娃信宿者。而盡屏其車馬，相與入西戟門偏院，中有山亭竹樹，逶迤蔥蒨。生謂娃曰：「此姨之私第耶？」笑而不答，以他語對。坐食頃，有一人控大宛，汗流馳至，曰：「姥遇暴疾，勢甚殆，宜速歸。」娃謂嫗曰：「方寸亂矣。某疾馳去，候返乘，姨便與郎偕來。」生擬隨步，其姨與侍兒偶語，以手揮之，令生止於戶外，曰：「姥且歿矣，當共議喪事，以濟其急，奈何遽去？」乃止，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。嫗曰：「無復命，何也？郎先往視，某當繼來。」生遂往，至舊宅門，扃鑰甚密，以泥緘之。生大駭，詰其鄰人，鄰人曰：「姥本稅居，約已周，今徙去矣。」問：「何徙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生恚甚，欲詣姨詰之，日晚，計程不能達，乃賃榻而寢。自昏達旦，目不交睫。質明，至姨所，叩扉不應，大呼至數四，闔者徐出。生遽詢：「姨氏在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生曰：「昨暮在此，今何往？且此誰氏之第？」曰：「此崔尚書宅。昨有人稅此院，云遲中表之遠至者。未暮去矣。」生惶惑發狂，罔知所措。

因返訪布政里舊邸，邸主哀而進膳，生怨懣絕食三日，遭疾甚篤，旬餘愈甚。邸主懼不起，徙諸凶肆之中。肆人共傷歎而互飼之。後稍愈，執總帷以自給。累月，漸復壯。每聽哀歌，輒嗚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歸則效之。生聰敏，曲盡其妙，雖長安無有倫比。初，二肆之備兇器者，互爭勝負。其東肆車輿皆奇麗，唯哀挽不敵。東肆長知音音妙，乃釀錢二萬索僱焉。其黨陰教生新聲，而相贊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長相謂曰：「我等各閱所長於天門街，以較優劣。不勝者，罰直五萬，以備酒饌，可乎？」各許諾，立契署保。於是，裡胥告於戶曹，聞於京尹。及期，士女盡赴，巷無居人。自旦閱之，及亭午，歷舉鞞輿威儀之具，西肆皆不勝。師有慚色，乃置層榻於南隅。有長髯者擁鐸而進，翊衛數人。於是備髯揚眉，扼腕頓顙而登，乃歌《白馬》之詞。恃其夙勝，顧眄左右，旁若無人。齊聲贊揚，以為獨步一時矣。有頃，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，有烏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乘翼而至，即生也。整其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發調，容若不勝。乃歌《薤露》之章，舉聲清越，響振林木。曲度未終，聞者歎歎掩泣。西肆長為眾所譏，益慚恥，密置所輸之直於前而遁。四座愕眙，莫之測也。

先是，天子方下詔，俾外方之牧，歲一至闕下，謂之入計。時適遇生父在京師，與同列者易服竊往觀焉。有老豎，即生乳母嫗也，察生容辭，欲認未敢，泫然流涕。生父驚而詰之。因告曰：「歌者之貌，頗似郎之亡子。」父曰：「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，奚至是耶？」言訖亦泣。及歸，豎聞馳往，訪於其黨，皆曰：「鄭氏之子。」徵其名，且易之矣。豎意不釋然，迫而察之，良是。生見豎色動，迴翔將匿於眾中。豎遂持其袂，強挾以歸。父見之，怒其玷辱，乃徒行出，至曲江杏園東，褫其衣，以馬鞭鞭之數百，垂斃，委之而去。其師使人陰隨之，歸告同黨，共加傷歎。謀瘞之，而氣猶未絕。因共荷歸，以葦筒灌勺飲，經宿乃活。月餘，手足猶不能舉。其撻處皆潰爛，同輩惡其穢，復棄之道周，行路咸傷之，往往投以餘餐。如是旬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布裘乞食，裘有結如懸鶉。自秋徂冬，夜入糞窟，晝則週遊塵肆。

一日，冒大雪行乞，門多不啟。至安邑東門，循理垣北轉第七八，有一門獨啟左扉，即娃宅也。生不知之，遂連聲疾呼，饑凍之甚，音響凄切，所不忍聽。娃自閣中聞之，謂侍兒曰：「此必鄭生，我辨其音矣。」趨而出，見生枯瘠疥癩，殆非人狀，娃意感焉。乃謂曰：「豈非某郎也！」生羞憤俱極，口不能言，頷頤而已。娃前抱其頸，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，失聲長慟曰：「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！」絕而復甦。姥大駭，奔至，曰：「何也？」娃曰：「某郎。」姥遽曰：「何不逐之？」娃斂容卻睇曰：「不然，此良家子也。嘗昔驅高車、持多金至此，不逾期而蕩盡，以計逐之，令其矢志，不得齒於人倫。父子，天性也，使其情絕，殺而棄之。又晒躓若此，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。生親戚滿朝，一旦當權者熟察本末，禍將乃矣。況欺天負人，鬼神不祐。某為姥子，迨今有二□歲矣，計所獲不啻千金。姥年已六□餘，願計二□年衣食之用以自贖，當就近別居，晨昏不廢溫清，於姥亦無所苦。」姥度其志堅，乃許之。因以給姥之餘金，於北隅稅一隙院。乃與生沐浴更衣，先以湯粥通其腸，次以酥乳潤其膩。旬餘方薦水陸之饌，巾履皆取珍異者。未數月，肌膚稍腴。卒歲，平愈如初。娃謂生曰：「體已康矣，曩昔之業，可溫習乎？」生思之曰：「□得二三耳。」娃命車出遊，生騎而從，至書肆，令生自擇取，計費百金，盡載以歸。因令生專氣務學，俾夜作晝，孜孜矻矻，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勸綴詩賦。二歲而業大就。生謂娃曰：「可策名矣。」娃曰：「未也。」更令精熟一年，曰：「可矣。」於是遂一上登生登科甲，聲振禮闈，雖前輩見其文，罔敢衒敬羨，願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「未也。秀才幸擢一第，便自謂致身青雲，子行穢跡鄙，不伴他士。當礪淬利器，以求再捷，方可連轡群英耳。」生由是益自勤苦，聲價彌甚。

其年，遇大比，詔征四方之雋，生應直言極諫科，策名第一。授成都府參軍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將之官，娃謂生曰：「某今日始不相負矣。願以殘年歸養老姥。君當結媛鼎族，以奉蒸嘗。中外婚媾，無自贖也。勉思自愛。某從此去矣！」生泣曰：「子若棄我，當自剄以就死！」娃固辭不從，生勤請彌懇。娃曰：「送子涉江，至於劍門，當令我回。」生許諾。月餘至劍門，未及發而除書至，生父由常州詔入，拜成都尹，兼劍南採訪使。浹辰父到，生因投刺，謁於郵亭。父不敢認，見其祖、父官諱，方大驚，命登階，撫背慟哭。遂為父子如初。因詰其由，具陳本末。大奇之。詰娃安在。曰：「送某至此，當令復還。」父曰：「不可。」

翌日，命駕與生先之成都，留娃於劍門別館。明日，命媒氏備六禮以迎焉。娃即歸，歲時伏臘，婦道甚脩，治家嚴整，極為親所眷。後數歲，生父母偕歿，持孝甚至，感靈芝白燕之異。終制，累遷清顯之任。□年間，至數郡。娃封汧國夫人。有四子，皆為大官。其卑者，猶為太原尹。唐人白行簡作《李娃傳》。

弇州山人曰：叛臣辱婦，每出於名門世族。而伶工賤女，乃有潔白堅貞之行。豈非秉彝之良，有不同邪！觀夫項王悲歌，虞姬刎；石崇赤族，綠珠墜；建封卒官，盼盼死；祿山作逆，雷清慟；昭宗被賊，宮姬蔽；少游謫死，楚伎經。若是者，誠出天性之所安，固非激以干名也。至於娃之守志不亂，卒相其夫以抵於榮美，則尤人所難。嗚呼，娼也猶然，士乎可以知所勉矣。《義俠傳》評曰：「史稱設形容，揆鳴琴，掄長袂，躡利屣，固庸態也。娃之濯淖泥滓，仁心為質，豈非所謂蟬蛻者乎？士不困辱，不激；不激，事不成。假令鄭子能自豎建顯當世，則娃幾與蕪王夫人媲美矣。」子猶氏曰：「世覽《李娃傳》者，無不多娃之義。夫娃何義乎？方其墜鞭流盼，唯恐生之不來。及夫下榻延歡，唯恐生之不固。乃至金盡局設，與姥朋奸，反唯恐生之不去。天下有義焉如此者哉！幸生忍羞耐苦，或一旦而死於邸，死於凶肆，死於篋楚之下，死於風雪之中，娃意中已無鄭生矣。肯為下一滴淚耶？繡襦之裏，蓋由平康滋味，嘗之已久，計所與往還，情更無如昔年鄭生者，一旦慘於目而怵於心，遂有此豪舉事耳。生之遇李厚，雖得此報，猶恨其晚。乃李一收拾生，而生遂以汧國花封報之。生不幸而遇李，李何幸而復遇生耶？」

散樂女

宋齊丘，豫章人。父卒，家計蕩盡，朝不謀夕。時姚洞天為淮陽騎將，素好士，齊丘欲謁之。奈囊空，無以備紙筆之費。計無所出，但於逆旅悶坐。如此數日。鄰房有散樂女，甚幼，問齊丘曰：「秀才何以杜門不出？」齊丘以實告。女歎曰：「此甚小事，何吝一言相示？」乃惠以數緡。齊丘市紙筆，為詩詠以投洞天。其略曰：「某學武無成，攻書失志，歲華蹉跎，身事蹉跎。胸中萬仞青山，壓低氣宇；頭上一輪紅日，燒盡風雲。加以天步凌遲，皇綱廢弛，四海淵黑，中原血紅。挹飛蒼走黃之辯，有出鬼沒神之機。」洞天怒其言大，不即接見。齊丘窘急，乃更其啟，翌日復至。其略云：「有生不如無生，為人不如為鬼。」又云：「其為誠懇萬端，只為饑寒兩字。」洞天始憫之，漸加拯救。徐溫聞其名，召至門下。及昇之有江南也，齊丘以佐命，遂至上相。乃上表云：「娶散樂女為妻，以報宿惠。」許之。

漂母而下，數百年又得散樂女。彼鬚眉男子，擁素封而坐視人饑寒者，視茲婦能不愧死！

劉道真少時，嘗漁草澤。而老嫗聞其歌嘯，知非常人，殺豚進之。道真食盡，了不謝。嫗見不飽，又進一豚，食半而去。後為吏部郎，嫗兒時為令史，乃超用之。此漂母之報也。歐陽彬困於淮南，歌人瑞卿，以家財資之入蜀。及貴，卒偕老。此散樂女之報也。雖然，彼皆女中丈夫，非望報者也。夫漂母與散樂女之不朽千秋也，豈在贈金乞娶時哉！

珍珠衫

楚中賈人某者，年二□餘。妻美而豔，夫婦之愛甚篤。某商於粵，久不歸。其家近市樓居。婦偶當窗垂簾外望，忽見美男子，貌類其夫，乃啟簾流盼，既覺其誤，赧然而避。男子新安人，客二年矣。見樓上美人盼已，深以為念。叩姓名於市東鬻珠老嫗，因遺重賄，求計通之。嫗曰：「老婦知之矣。此貞婦，不可犯也。尋常罕睹其面，安能為汝謀耶？」新安客哀祈不已。嫗曰：「郎君明日午餘，可多攜白鏹，到彼對門典肆中，與某交易，爭較之際，聲聞於內。若蒙見召，老婦得跨足其門，或有機耳。然期在合歡，勿許歲月。」客唯唯去。

嫗因選囊中大珠，並簪珥之珍異者，明日至肆中，佯與新安人交易，良久，於日中照弄珠色，把插搔頭，市人競觀喧笑，聲徹婦所。婦果臨窗來窺，即命侍兒召嫗。嫗收貨入笥，曰：「阿郎好纏人。如爾價，老婦賣多時矣。」便過樓與婦作禮，略敘寒溫，出貨商榷數語，匆匆收拾，曰：「老身適有急事他出，煩為簡置，少間徐來等論。」既去，數日不至。一日雨中，嫗來曰：「老身愛女有事，數日奔走，負期。今日雨中，請觀一切纒絡。」婦人出篋中種種奇妙，老嫗贊歎不一。形容既畢，婦綜核嫗貨，酬之有方。嫗喜曰：「如尊意所衡，固無憾。向者新安客高下不情，徒負此丰標耳！」婦復請遲價之半，以俟夫歸。嫗曰：「鄰居復相疑耶？」婦既喜價輕，復喜半賒，留之飲酌。嫗機穎巧捷，彼此惟恨相知之晚。明日，嫗攜酌過，傾到極歡。自此，婦日不能無嫗矣。嫗與婦益狎，時進情語挑之。婦年少，未免愁歎之意形於顏色。因留嫗宿，嫗亦言「家中喧雜，愛此中幽靜，明夕當攜臥具來此」。

。次日，婦為之下榻。嫗靡夕不至，兩牀相向，嗽語相聞，中夜談心，兩不相忌。

新安人數問嫗期，輒曰：「未未。」及至秋月，過謂嫗曰：「初謀柳下，條葉未黃，約及垂陰，子已成實。過此漸禿，行將白雪侵枝矣！」嫗曰：「今夕隨老身入，須著精神，成敗係此。不然，虛廢半年也。」因授之計。

嫗每夜黑至婦家，是夕，陰與新安人同人，而伏之寢門之外。嫗與婦酌於房，兩聲甚戚，笑劇加殷。嫗強侍兒酒，侍兒不勝，醉臥他所。獨兩人閉門深飲，各已微酣。適有飛蛾來火上，嫗佯以扇撲之，燈滅，偽啟門點燈，復佯笑曰：「忘攜燭去。」折旋之際，則已暗導其人於臥榻矣。頃之，辭以夜深火盡，復閉門。婦畏暗，數數呼嫗。嫗曰：「老身當同帷作伴耳。」乃挾其人登婦牀，婦猶以為嫗也，啟被撫其身，曰：「姥體滑如是！」其人不言，騰身而上，婦已神狂，聽其輕薄而已。歡畢，始問為何人。嫗乃前謝罪，述新安客愛慕之意。婦業墮術中，遂不能捨，相愛逾於夫婦。將一年，新安人贈費已及千金。

一日，結伴欲返，流涕謂婦曰：「別後煩思，乞一物以當會面。」婦開箱檢珍珠衫一件，自提領袖，為其人服之。曰：「道路苦熱，極生清涼。幸為君裡衣，如妾得近體也。」其人珍重而別。相約明年，共載他往。新安人自慶極遇，珠衫未嘗去體，顧之輒淚。

是年，為事所梗。明年，復商於粵，旅次適與楚人同館，相得頗歡，戲道生平隱事。新安人自言「曾於君鄉，遇一婦」如此。蓋楚人外氏，故客粵中，主人皆外氏舊交，故楚人假外氏姓名作客，新安人無目物色也。楚人內驚，佯不信曰：「亦有證乎？」新安人出珠衣，泣曰：「歡所贈也，君歸囊之便，幸作書郵。」楚人辭曰：「僕之中表，不敢得罪。」新安人亦悔失言，收衣謝過。

楚人貨盡歸家，謂婦曰：「適經汝門，汝母病甚，渴欲見汝。我已覓轎門前，便當速去。」復授一簡書曰：「此料理後事語。至家，與阿父相聞。我初歸，不及便來。」婦人至母家，視母顏色初無恙，因大驚，發函視之，則離婚書也。闔門憤慟，不知所出。婦人父至婿家請故，婿曰：「第還珠衫，則復相見。」父歸，述婿語，婦人內慚欲死。父母不詳其事，姑慰解之。

期年，有吳中進士官粵過楚，擇妾，媒以婦對。進士出五□金致之。婦人家告前婿，婿簡婦房中大小□六箱，皆金帛寶珠，封畀妻去。聞者莫不驚嗟。

居期年，楚人復客粵，偶與主人算貨不直，語競，搥翁仆地，翁暴死。二子訟之官，官即進士也。夜深，張燈簡狀，妾侍側，見前夫名氏，哭曰：「是妾舅氏，今遭不幸，願丐生還。」官曰：「獄將成矣。」婦人長跪請死。官曰：「起，徐當處分。」明日欲出，復泣曰：「事若不諧，生勿得見矣。」官乃語二子：「若父傷未形，須刷骨一驗。」欲移屍置漏澤園。二子家累千金，恥虧父體，叩頭言「父死狀甚張，無煩別剗」。

。官曰：「不見傷痕，何以律罪？」二子懇請如前。官曰：「若父老矣，死其分也。我有一言，足雪若憾。若能聽否？」二子咸請惟命。官曰：「令楚人服斬衰，呼若父為父。葬祭悉令經紀，執拂蹕蹕，一隨若行。若父快否？」二子叩頭曰：「如命。」舉問楚人，楚人喜於拯死，亦頓首如命。事畢，妾求與舅氏相見，男女合抱，痛哭逾情。官疑之，因叩其實，則故夫婦也。官不忍，仍使移歸，出前所攜□六箱還婦，且護之出境。楚人已繼娶，前婦歸，反為側室。

或曰，新安人以念婦故，再往楚中，道遭盜劫。及至，不見婦，愁忿病劇不能歸，乃召其妻。妻至，會夫已物故。楚人所置後室，即新安人妻也。九籀生曰：「若此，則天道太近，世無非理人矣。」小說有《珍珠衫記》，姓名俱未的。

夫不負婦，而婦負夫，故婦雖出不怨，而卒能脫其重罪。所以酬夫者，亦至矣！雖降為側室，所甘心焉。□六箱去而復返，令

之義俠，有足多者。嫗之狡，商之淫，種種足以誠世。惜不得真姓名。

張紅紅

大歷中，有才人張紅紅者，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，過將軍韋青所居。青聞其歌音嘹亮，察之，乃有媚色，遂納為姬。舍其父於後戶，優給之。乃自傳其藝，穎悟絕倫。嘗有樂工自撰歌，即古《長命西河女》，而加減其節奏，頗有新聲，未進聞，先侑歌於青。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。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。樂工歌罷，青人問紅紅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已得矣！」青出云：「有女弟子久曾習此，非新曲也。」即令隔屏風歌之，一聲不失。樂工大驚異，遂請相見，驚服不已。再云：「此曲先有一聲不穩，今已正矣。」尋達上聽。翌日，召入宜春院，寵澤隆異，宮中號「曲娘子」。尋為才人。一日，內史奏韋青卒，上告紅紅，乃上前嗚咽奏云：「妾本風塵丐者，一旦老父死有所歸，致身入內，皆自韋青。妾不忍忘其恩。」乃一慟而絕。上嘉歎之，即贈昭儀。

紅紅之未遇韋青也，不免行丐。既遇，而遂達至尊。雖曰人有絕技，定不埋沒，而亦見知音之難遇矣。始蒙識拔，卒以死報，紅紅其伯牙氏之琴乎！

王玉英

福清茂材韓生慶雲，授徒於長樂之藍田石尤嶺間。見嶺下遺骸，傷之。歸具畚鍤，自為瘞埋。

是夜，有人剝啄籬外。啟戶，見端麗女子曰：「妾王玉英也，家世湘潭。宋德祐間，父為閩守，將兵御胡元，戰死。妾不肯辱，與其家死嶺下。歲久，骸骨偶出，蒙公覆掩，恩最深重，來相報耳。妾非人，雖不可謂非人，理有冥合，君其勿疑。」遂與合。而亡何，子生。孕以七月七日。慶雲母亦微知其事，急欲見孫，因抱歸。女戒曰：「兒受陽氣尚淺，未可令人遽見。」忽母來登樓，女已抱子從窗牖逸去，噉兒果尚棄在地，始猶謂是蓮子，察之乃蜂房也。抱兒歸湘潭。無主者，乃故棄之河旁，書衣帶間曰：「□八年後當來歸。」

湘潭有黃公者，富而無子，拾之。稍長，清麗敏慧異常兒，名曰鶴齡。旋生二子，曰鶴算、二齡。共習制舉之業，頗有聲。已而，二弟皆授室，獨鶴齡泥衣帶中語，未決。然已捐金四□，委禽於其里易氏矣。

先是，女即歸楚，嘗以二竹筴與生，令擊筴則女即至。凡有疾痛禍患，得女一語，即獲庇祐。後以人言，疑女為妖，又誣生失行，淫主人女，褫去章服。女故來漸疏，相期惟一歲一來，來必以七月七夕。久之，女謂生曰：「兒生已符衣帶之期，可來視之。」生遂抵湘潭，偽作星家言謁黃公。公出三子年甲，生指鶴齡者曰：「此非公子，即浪得，當歸矣。」黃公色動，問所自來。生曰：「我即棄兒父，故來試公。儻不寒盟，有衣帶語在。」公曰：「固也，我已有了子，不死溝壑。公若還珠，可忘阿保。他且勿論，頃者委禽之資，當為計耳。」因問兒所在。曰：「應試長沙去也。」生即往就視。一見，兩皆感動，若不勝情。其弟暨家奴，皆大詬，禁不令與語。生自付，貧既不能償金，又婚未易就。以咨女，亦莫為計。遂棄之歸。始來浮湘，屢經險，女皆在舟中陰為衛。又為經紀其資斧。至兒不得，疾歸，女亦恚恨，若有待耳。抵閩，人皆驚詫。蓋始皆謂生必死狐媚，今不然。又見兒，知非祟也。

女能詩，長篇短語，筆落數千言，皆臻理致。其《詠某貞婦》詩曰：

「芳心未可輕《行露》，高節何須怨《凱風》。」

其《憶生》曰：

「洞裡仙人路不遙，洞庭煙雨畫瀟瀟。莫教吹笛城頭閣，尚有銷魂烏鵲橋。」

「莫訝鴛鴦會有緣，桃花結子已千年。塵心不釋藍橋路，信是蓬萊有謫仙。」

「朝暮雲騷閩楚關，青鸞信不繼塵寰。乍逢仙侶拋桃燈，笑我沮波照霧鬢。」

諸篇為人所誦。生始命賦萬鳥鳴春，即成四律，今即以名集，計□餘卷。事見《耳譚》。

此事有不可解者五：女生不受辱，死而就人乎？一也。既與生子，而復抱之逸去，去則又棄之河旁，報德者固如此乎？二也。能抱之去，獨不能挾之來乎？且衣帶之期何驗焉？三也。凡疾患得一語，即獲庇祐，而不能祐其夫使完名行乎？四也。具此大神通，而不能致委禽四□金之費，五也。但瘞骨掩骼，功德莫大，姑存之以示勸耳。

以下負情報

周廷章

天順間，有臨安衛王指揮，以從征廣西苗蠻違限被參，降調河南南陽衛千戶。王有二女，長嬌鸞，次嬌鳳。鳳已嫁，惟鸞從行。鸞幼通書史，王之文移，俱屬代筆，鐘愛甚至。王之妻周氏，有妹嫁於曹，貧而寡，迎使伴鸞，呼為曹姨。

值清明節，鸞與曹姨率諸婢戲鞦韆於後園。忽聞人聲，驚視，則牆缺處有美少年窺視稱羨。鸞大驚走匿，遺羅帕於地，生逾垣拾去。方展玩間，旋有侍女來園尋覓。周折數次，生笑曰：「物入人手，尚何覓耶？」侍女曰：「郎君收得，乞以見還。」生問：「此帕誰人之物？」侍兒曰：「鸞姐，主人愛女也。」生曰：「若鸞姐自來，當即奉璧。」侍女叩生姓氏，並家遠近。生曰：「周姓，廷章名，蘇州吳江人也。父為本學司教，隨任於此。與尊府只一牆之隔。久聞尊姐精於文事，僕有小詩，煩為一致。如得報言，帕可還矣。」女急於得帕，允之。生逾垣而出，少頃復至，以桃花箋疊成方勝，授女，女返命。鸞發緘，得一絕云：

「帕出佳人分外香，天公教付有情郎。慙慙寄取相思句，擬作紅絲入洞房。」

鸞微笑，亦取箋答詩云：

「妾身一點玉無瑕，產自侯門將相家。靜裡有親同對月，閒中無事獨看花。碧梧只許來奇鳳，翠竹那容入老鴉。寄語異鄉孤零客，莫將心事亂如麻。」

侍兒捧詩至園，則生已候於牆缺矣。自此，詩句往返數次，侍女得賂，喜於傳送，不復言羅帕之事。

適端陽節，王治酒園中家宴，生往來牆外，恨不得一與席末。是晚，生復寄一絕云：

「配成彩線思同結，傾就蒲觴擬共斟。霧隔湘江歡不見，錦葵空有向陽心。」

鸞閱詩嗟歎。不意為曹姨所窺，細叩從來。鸞與姨素厚，因備述之。姨曰：「周生江南之秀，門戶相敵，何不遣媒禮聘，成百年之眷乎？」鸞點頭稱是。遂答詩，末有「多情果有相憐意，好倩冰人片語傳」之句。生乃偽託父命，求婚於王。王亦雅重生，但愛女不欲遠嫁他鄉，遲疑未許。生遂設計，託以衙齋窄狹，假衛署後園肄業；且以周夫人同姓，請拜為姑。王，武人，喜於奉承，許之，且願任饗殮。周遂寓居園亭，因得以兄妹之禮見鸞，情愈親密。而曹姨居間，以盟主自任，先立婚誓，始訂幽期。從此綢繆無間，恩逾夫婦。

約半載，周司教升任去，生託病獨留。又半載餘，而司教引疾還鄉。生聞之，欲謀歸覲，而心戀鸞，情不能自割。鸞察其意，因置酒勸駕。且曰：「君戀私情，而忘公義，不惟君失子道，累妾亦失婦道矣。」曹姨亦曰：「今暮夜之期，原非久計，公子不如暫歸故鄉，且覲雙親。倘於定省之間，兼議婚姻之事，早完誓願，豈不美乎？」周猶豫未決，鸞使曹姨竟以生欲歸省為言於王，王致贖錢行。生不得已，始束裝。是夜，鸞邀生再伸前誓，且詢生居址，以便通信。

明日，生歸。而司教已與同里一富家議姻，生始頗不欲，已聞其女甚美，貪財慕色，頓忘前誓。未幾畢姻，夫婦相得甚歡，不復知鸞為何人矣。

鸞久不得生耗，念之成疾，每得便郵，屢以書招之，俱不報。父欲為鸞擇配，鸞不可，必欲俟生的信。乃以重賂遣衛卒孫九，專往吳江致書，附古風一篇，其略云：

「憶昔清明佳節時，與君邂逅成相知。嘲風弄月頻來往，撥動風情無限思。侯門曳斷千金索，攜手挨肩游畫閣。好把青絲結死生，盟山誓海情不薄。白雲渺渺草青青，才子思親欲別情。頓覺桃臉無春色，愁聽傳書雁幾聲。君行雖不排鸞馭，勝似征蠻父兄去。悲悲切切斷腸聲，執手牽衣理前誓。與君成就鸞鳳友，切莫蘇城戀花柳。自君之去妾攢眉，脂粉慵調髮如帶。姻緣兩地相思重，雪月風花誰與共。可憐夫婦正當年，空使梅花蝴蝶夢。臨風對月無歡好，淒涼枕上魂顛倒。一宵忽夢汝娶親，來朝不覺愁顏老。盟言願作神雷電，九天玄女相傳遍。只歸故里未歸泉，何故音容難相見？才郎意假妾意真，再馳驛使陳丹心。可憐三七羞花貌，寂寞香閨思不禁。」

曹姨亦作書，備述女甥相思之苦，相望之切。

孫九至吳江，得生居於延陵橋下，知生再娶，乃候面，方致其情。生一語不答，入而復出，以昔日羅帕並誓書封還，使鸞勿念。孫九憤然而去，逢人訴之，故生薄倖之名，播於吳下。

孫九還報鸞，鸞制絕命詩三〇六首，復為長恨歌數千言，備述合離之事，語甚憤激。欲再遣孫九，孫怒不肯行。鸞久蓄抱石投崖之意，特不忍自泯沒以死，故有待耳。偶值其父有公牘，當投吳江縣，勾本衛逃軍。乃取從前唱和之詞並今日絕命詩、長恨歌，匯成一帙，合同婚書二紙，總作一緘，入於公牘中，用印發郵，乃父不知也。其晚，鸞沐浴更衣，取昔日羅帕自縊而死。

吳江令發封，得鸞詩，大以為奇，為聞於直指樊公祉。公祉見之忿然，深惜鸞才，而恨廷章之薄倖。命司理密訪其人，榜殺之。聞者無不稱快。司教亦以憂死。

負心之人，不有人誅，必有鬼譴。惟不譴於鬼而誅於人，尤見人情之公耳。

李益

大歷中，隴西李生名益，年二〇，以進士擢第。其明年拔萃，俟試於天官。夏六月，至長安，舍於新昌里。生門族清華，少有才思，麗詞佳句，時謂無雙。先達文人，翕然推伏。每自矜風調，思得佳偶，博求名妓，久而未諧。

長安有媒鮑一娘者，故辭薛馬家青衣也，折券從良，餘年矣。性便僻，巧言語，豪家戚里，無不經過，追風挾策，推為渠帥。嘗受生誠託厚賂，意頗德之。

經數月，生方閒居舍之南亭，申未間，忽聞扣門甚急，云是鮑一娘至。攝衣從之，迎問曰：「鮑卿，今日何故忽然而來？」鮑笑曰：「蘇姑子作好夢也未？有一仙人，謫在下界，不邀財貨，但慕風流。如此色目，共〇郎相當矣。」生聞之驚躍，神飛體輕，引鮑手且拜且謝曰：「一生作奴，死亦不憚。」因問其名居，鮑具說曰：「故霍王小女，字小玉。王甚愛之。母曰淨持，即王之寵婢也。王之初薨，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，不甚收錄，因分與資財，遣居於外，易姓為鄭氏。人亦不知其王女。資質穠豔，一生未見，高情逸態，事事過人。音樂詩書，無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兒郎，格調相稱者。某具說〇郎，彼亦知有〇郎名字，非常歡愜。住在勝業坊古寺過，甫上東間宅是也。已與彼作期約，明日午時，但至曲頭覓桂子，即得矣。」

鮑既去，生便備行計。遂令家童秋鴻，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，假青驪駒、黃金勒。其夕，生浣衣沐浴，脩飾容儀，喜躍交並，通夕不寐。遲明，巾幘引鏡自照，惟恐不諧也。徘徊之間，至於亭午，遂命駕疾驅，直抵勝業。至約之所，果見青衣立候，迎問曰：「莫是李〇郎否？」即下馬，令牽入屋底，急急鎖門。見鮑果從內出來，遙笑曰：「何等兒郎？造次入此。」生調謫未畢，引入中門。庭間有四櫻桃樹，西北懸一鸚鵡籠，見生人來，鳥語曰：「有人入來，急下簾者！」生本性雅淡，心猶疑懼，忽見鳥語，愕然不敢進。逡巡，鮑引淨持下階相迎，延入對坐。年可四〇餘，綽約多姿，談笑甚媚。因謂生曰：「素聞〇郎才調風流，名下固無虛士。某有一女子，顏色不至醜陋，堪配君子。頻見鮑一娘說意旨，今便令永奉箕帚。」生謝曰：「鄙拙庸愚，不意顧盼。倘垂錄采，生死為榮。」遂命酒饌。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，生即拜迎。但覺一室之中，若瓊林玉樹，互相照耀，轉盼精采射人。既而延坐母側。母謂曰：「汝嘗愛念『開簾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』即此〇郎詩也。爾終日吟想，何如一見？」玉乃低鬟微笑，細語曰：「見面不如聞名，才子豈能無貌。」生遽起連拜曰：「小娘子愛才，鄙夫重貌，兩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」母女相顧而笑。遂舉酒。數巡，生起請玉歌唱，初不肯，母固強之。發聲清亮，曲度精奇。酒闌，及暝，鮑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閒庭邃宇，簾幕甚華。鮑令侍兒桂子、浣沙，與生脫靴解帶。須臾，玉至，言敘溫和，辭氣宛媚。解衣之際，態有餘妍。低帷昵枕，極其歡愛，生自以為巫山、洛浦不過也。中宵之夜，玉忽流涕謂生曰：「妾本娼家，自知非匹。今以色愛，託於仁賢。但慮一旦色衰，恩移情替，使女蘿無託，秋扇見捐。極歡之際，不覺悲生。」生聞之，不勝感歎。乃引臂替枕，徐謂玉曰：「平生志願，今日獲從。粉骨碎身，誓不相捨。夫人何發此言！請以素練著之盟約。」玉因收淚，命侍兒櫻桃褰帷執燭，授生筆硯。玉管弦之暇，雅好詩書，篋箱筆硯，皆王家之舊物。遂取繡囊，出越姬烏絲闌素緞三尺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筆成章，引喻山河，指誠日月，句句懇切，聞之動人。誓畢，命藏於寶篋之內。自爾婉變相得，若翡翠之在雲路也。如此二歲，日夜相從。

其後年春，生以書判拔萃登科，授鄭縣主簿。至四月，將之官，便拜慶於東洛。長安親戚，多就筵餞。時春物尚餘，夏景初麗，酒闌賓散，離思縈懷。玉謂生曰：「以君才地名聲，人多慕景，願結婚姻者，固亦眾矣。況堂有嚴親，室無塚婦。君之此去，必就佳姻。盟約之言，徒虛語耳。然妾有短願，欲輒指陳，永委君心，復能聽否？」生經怪曰：「有何罪過，忽發所辭。試說所言，必當敬奉。」玉曰：「妾年始〇八，君才二〇有四。逮君壯室之秋，猶有六歲。一生歡愛，幸畢此期。然後妙選高門，以求秦晉，亦未為晚。妾便捨棄人事，剪髮披緇，夙昔之願，於此足矣。」生且愧且感，不覺涕流。因謂玉曰：「皎日之誓，死生以之。與卿偕老，猶恐未愜素志，豈敢輒有二三？固請不疑，但端居相待。至八月，必當卻到華州，尋使奉迎，相見非遠。」更數日，生遂訣別東去。

到任旬日，求假往東都覲親。至家旬日，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，言約已定。太夫人素嚴毅，生逡巡不敢辭讓。盧亦甲族也，嫁女於他門，聘財必以百萬為約。不滿此數，義在不行。生家素貧，事須求丐。便託假故，遠投親知，歷涉江淮，自秋及夏。生自以辜負盟約，大愆期約，寂不知聞，欲斷其望，遙託親故，不遺漏言。

玉自生逾期，數訪音信，虛詞詭說，日日不同。博求師巫，遍詢卜筮，懷憂抱恨，周歲有餘，羸臥空閨，遂成沉疾。雖生之書題竟絕，而玉之相望不移，賂遺親知，使通消息。尋求既切，資用屢空。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，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。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，詣景先家貨之，路逢內作老玉工，見浣沙所執前來，認之曰：「此釵，吾所作也。昔歲霍王小女，將欲上鬟，令我作此，酬以萬錢，我嘗不忘。汝是何人？從何而得？」浣沙曰：「我小娘子，即霍王女也。家事破散，失身於人。夫婿昨向東都，更無消息。悵快成疾，今將二年。令我賣此，賂遺於人，使求音信。」玉工淒然下泣曰：「貴人男女，失機落節，一至於此！我殘年向盡，見此盛衰，不勝傷感。」遂引至延先公主宅，具言前事。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，給錢二萬焉。

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。生既畢於聘財，還歸鄭縣。其年臘月，又請假入城就親，潛卜靜居，不令人知。

有明經崔允明者，生之重表弟也。性甚長厚。昔歲嘗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，杯盤笑語，曾不相間。每得生信，心誠告於玉。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，崔頗感之。生既至，崔具以誠告玉。玉恨歎曰：「天下寧有是事乎？」遍託親朋，多方召致。生自以愆期負約，又知玉疾候沉綿，慚恥忍割，終不肯往。晨出暮歸，欲以迴避。玉日夜涕泣，都忘寢食，期一相見，竟無因由，冤憤益深，委頓牀枕。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。風流之士，共感玉之多情。豪俠之倫，皆怒益之薄行。

時已三月，人多春遊。益與同輩五六人，詣崇敬寺玩牡丹花。步於西廊，遞吟詩句。有京兆韋夏卿者，生之密友，時亦同行。謂生曰：「風光甚麗，草木榮華。傷哉鄭君，銜冤空室。足下終能棄置，實是忍人。丈夫之心，不宜如此！足下宜為思之。」歎讓之際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輕黃衫，挾朱彈，風神俊美，衣服輕華。唯見一剪頭胡雛，從後潛行而聽之。俄而前揖益曰：「公非李〇郎者乎？某族本山東，姻連外戚，雖乏文藻，心嘗樂賢。仰公聲華，常思覲止。今日幸會，得睹清揚。某之敝居，去此不遠，亦有聲樂，足以娛情。妖姬八九人，駿馬數匹，惟公所欲。但願一過。」生之儕輩，共聆斯述，更相歎美。因與豪士策馬同行，疾轉數

坊，遂至勝業。生以近鄭之所止，意不欲過，便託事故，以回馬首。豪士曰：「敵居咫尺，忍相棄乎？」乃挽挾其馬，牽引而行。遷延之間，已及鄭曲。生精神恍惚，鞭馬欲回，豪士遽命奴僕數人，抱持而進。疾走推入車門，便令鎖卻。報云：「李□郎來也！」一家驚喜，聲聞於外。

先此一夕，玉夢黃衫丈夫，抱生來至席，使玉脫鞋。驚寤而告母。因自解曰：「鞋者，諧也。夫婦再合。脫者，解也。既合而解，亦當永訣。由此征之，必遂相見。相見之後，當死矣。」凌晨，請母妝梳。母以其久病，心意惑亂，不甚信之。匪勉之間，強為一梳妝。梳才畢，而生果至。玉沉綿日久，轉側須人。忽聞生至，欬然自起，更衣而出，恍若有神。遂與生相見，含怒凝視，不復有言。羸質嬌姿，如不勝致，時復掩袂，還顧李生。感物傷人，坐皆欷歔。頃之，有酒肴數盤，自外而來。一坐驚視，遽問其故，悉皆俠士之所致也。因遂陳設，相就而坐。玉乃側身轉面，睨視生良久，遂舉杯酒，酹地曰：「我為女子，薄命如斯。君是丈夫，負心若此！韶顏稚齒，飲恨而終。慈母在堂，不能供養。綺羅弦管，從此永休。銜痛黃泉，皆君所致。李君，李君，今當永訣！我死之後，必為厲鬼，使汝妻妾終日不安！」乃引左手握生臂，擲杯於地，長慟號哭，數聲而絕。母乃舉屍置於生懷，令喚之，遂不復甦矣。生為之縞素，且夕哭泣，甚哀。將葬之夕，生忽見玉總帷之中，容貌妍麗，宛若平生，著舊石榴裙、紫袴、紅綠帔子，斜身倚帷，手引繡帶，顧謂生曰：「愧君相送，尚有餘情。幽冥之中，能不感歎。」言畢，遂不復見。明日，葬於長安御宿原。生至墓所，盡哀而返。

後月餘，就禮於盧氏。傷情感物，鬱鬱不樂。夏五月，與盧氏偕行，歸於鄭縣。至縣旬日，生方與盧氏寢，忽帳外叱叱作聲。生驚視之，則見一男子，年可二□餘，姿狀溫美，藏身映幔，連招盧氏。生惶遽走起，繞幔數匝，倏然不見。生自此心懷疑惡，猜忌萬端，夫妻之間，無聊生矣。或有親情，曲曲勸諭，生意稍解。後旬日，生復自外歸，盧氏方鼓琴於牀，忽見自門拋一斑犀細花合子，方圓一寸餘，裡有輕綃作同心結，墜於盧氏懷中。生開視之，見相思子二，叩頭蟲二，發殺嘴一，驢駒媚少許。生當時憤怒叫吼，聲如豺虎，引拳撞擊其妻，詰令實告。盧氏亦終不自明。爾後往往暴加捶楚，備諸毒虐，竟訟於公庭而遣之。盧氏既出，生或侍婢媵妾之屬，暫同枕席，便加妒忌，或有因而殺之者。生嘗游廣陵，得名姬曰營□一娘者，容態潤媚，生甚悅之。每相對坐，嘗謂營曰：「我嘗於某處得某姬，犯某事，我以某法殺之。」且自陳說，欲令懼己，以肅清閨門。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，周回封署，歸必詳視，然後乃開。又蓄一短劍，甚利，顧謂侍婢曰：「此信州葛溪鐵，唯斷作罪過頭。」大凡生所見婦人，輒加猜忌，至於三娶，率皆如初焉。

長卿曰：「予固悲小玉之為人，而深恨李娃也。玉之以憐才死，以鍾情死，以結恨死，而猶不忘李郎也。三娶之後，小玉在焉，其恨之極，妒之極，正其愛之極也。彼李娃何為者？方娃之禱竹林，而棄鄭生以他徙也，娃實與謀。迨乞食且死，而娃始回心，不亦晚乎？鄭生不念舊惡，歡好令終，予於是深憐鄭生，而益恨李□郎之無情矣！」

滿少卿

滿生少卿者，失其名，世為淮南望族。生獨跡弛不羈，浪遊四方。至鄭圍依豪家。久之，覺主人倦客，乃往投長安一知舊，則已罷去。歸次中牟，適故人為主簿，賙之，不能足，又轉而西抵鳳翔。窮冬雪寒，饑臥寓舍。鄰生焦大郎見而惻然，飯之，旬日不厭。生感幸過望，往拜之。大郎曰：「吾非有餘，哀君逆旅披褐，故量相濟。非有他意也。」生又拜：「幸異時或有進，不敢忘報。」自是日詣其家，親視無間。杯酒流宕，輒通其室女。既而事露，慚愧無所容。大郎叱責之曰：「吾與汝本不相知，憐而拯汝，何為不義若此？豈士君子行哉！業已爾，雖悔何及！吾女亦不為無過。若能遂為婚，吾亦不復言。」生叩頭謝罪，願從命。既成婚，夫婦相得甚歡。

居二年，中進士第。南唱名即歸，綠袍槐簡，跪於外舅前。鄰里爭持羊酒往賀，歆豔誇詡。生連夕燕飲，然後調官。將戒行，謂妻曰：「我得美官，便來取汝，並迎丈人俱東。」焦氏本市井人，恃生富貴，便不事生理，且厚贖厥婿，資產半空。

生至京，得東海尉。會宗人有在京者，與相遇，喜其成名，拉之還鄉。生甚不欲，託辭以拒。宗人罵曰：「書生登科名，可不歸展墳墓乎？」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，生不得已而行。到家逾月，其叔父曰：「汝父母俱亡，壯而未娶，宜思嗣續計。吾為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，今事諧矣。汝需次尚歲餘，先須畢姻，徐為赴官計。」叔性嚴毅，歷顯官，且為族長，生素敬畏，不敢違抗，但唯唯而已。心殊窘懼。數日，忽幡然改曰：「彼焦氏非以禮合，沉門戶寒微，豈真吾偶哉！異時來通消息，以禮遣之足矣！」遂娶於朱。朱女美好，而奩具頗厚，生亦甚適。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，悉焚棄之。常慮其來，而杳不聞問。

如是幾二□年，累官鴻臚少卿，出知齊州。視印三日，偶攜家人子散步後堂，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，逢生輒趨避。生迫視之，一婦人著冠帔，褰帷出，乃焦氏也。生惶懼失措。焦泫然泣曰：「一別二□年，向來婉變之情，略不相念，汝真忍人也！」生不暇叩其所從來，具以實告。焦氏曰：「吾知之久矣。吾父已死，兄弟不肖，鄉里無所依，千里相投，前一日方至此，為閹者所拒，懇祈再三，僅得託足。今一身孤單，茫無棲泊。汝既有嘉偶，吾得備側室，竟此餘生，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。前事不復較也。」語畢長慟。生軟語慰藉之，且畏彰聞於外，乃以語朱氏。朱素賢淑，欣然迎歸，待之如妹。

越兩旬，生微醉，詣其室寢。明日，門不啟，家人趨起視之，則反扃其戶，寂若無人。破壁而入，生已死牖下，口鼻流血。焦與青衣皆不見。是夕，朱氏夢焦曰：「滿生受我家厚恩，而負心如此。自其去後，吾抱恨而死。我父相繼淪沒。年移歲遷，方獲報怨。已幽府申訴逮證矣！」朱未及問而寤，但護喪柩還耳。

有此哀憐之交，受恩深處，展墓之次，便當稟聞叔父。豈宋弘能抗世祖之命，而生顧難一言於叔父乎？即不然，幸朱賢淑不妒，訴以苦情，迎之雙棲，猶可救半。甘心負虧，自招幽討。悲夫！

王魁

王魁下第失意，適山東萊州，友人招游北市。深巷小宅，有數氏婦絕豔，酌酒曰：「某名桂英，酒乃天之美祿。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，明春登第之兆。」乃取擁項羅巾請詩。生題曰：

「謝氏筵中聞雅唱，何人戛玉在簾幃。一聲透過秋空碧，幾片行雲不敢飛。」

英曰：「君但為學。四時所須，我為辦之。」由是魁朝去暮來。

逾年，有詔求賢，英為辦西游之用。將行至州，北望海神廟盟曰：「吾與桂英誓不相負。若生離異，神當殛之！」魁至京門，寄詩曰：

「琢月磨雲輸我輩，都花占柳是男兒。前春我若功成去，好養鴛鴦作一池。」

後唱第為天下第一。英以詩賀云：

「人來報喜敲門急，賤妾初聞喜可知。天馬果然先驟躍，神龍不肯後蛟螭。海中空卻雲龍窟，月裡都無丹桂枝。漢殿獨呈司馬賦，晉庭惟許宋君詩。身登龍首雲雷疾，名落人間霹靂馳。一榜神仙隨馭出，九衢卿相盡行遲。煙霞路穩休回首，舜禹朝清正得時。夫貴婦榮千古事，與郎才貌各相宜。」

復寄詩云：

「上國笙歌錦繡鄉，仙郎得意正疏狂。誰知憔悴幽閨質，日覺春衣絲帶長。」

又詩云：

「上都梳洗遂時宜，料得良人見即思。早晚歸來幽閣裡，須教張敞畫新眉。」

魁私念：「科名如此，可以一媚玷辱？」竟不復答書。而魁父已約崔氏為親。及魁授徐州僉判，英喜曰：「徐此去不遠，當使人迫我矣！」復遣僕馳書以往。魁方坐廳決事，大怒，叱書不受。英曰：「魁負我如此，當以死報之。」揮刀自刎。

魁自南都試院，有人自燭下出，乃英也。魁曰：「汝固無恙乎？」英曰：「君輕恩薄義，負誓渝盟，使我至此！」魁曰：「我之罪也！為汝飯僧、誦佛書、多焚紙錢，捨我可乎？」英曰：「得君之命乃止，不知其他！」魁欲自刺。母曰：「汝何悖亂如此？」魁曰：「日與鬼會，逼迫以死。」母召道士馬守素屢醮。守素夢至官府，魁與桂髮相繫而立。有人戒曰：「汝知，則勿復醮矣。」後數日，魁竟死。

張餘慶

張餘慶，年四。其老僕王某有女，年三而美，嬉戲相得，曰：「吾它日為官，則以爾為次夫人。」至女年六，有孕未產，王某夫妻俱不知其為餘慶奸也，令之自縊。女哀哭乞命，而餘慶竟不之白。迨死焚屍，但日夜飲泣而已。嗣後餘慶常見此女，紅裳綠衣，於靜中現形。及餘慶將娶，見女賀曰：「大舍成親乎？吾當以一白羊相贈。」及成婚三四旬，餘慶於枕下扶一人臂，以為妻也，問妻而妻不知。乃於密室獨處，時見其來，然不及亂。後病，則盛妝而至，登榻求合，不能拒也。乃祖延一道者，教以脩煉。道者對榻，聞其夢中作呻嚶聲，揭被視之，則精遺矣。道者再三問故，以告。道者慍曰：「君誤我事！我術每三月，必調攝見效，而誰知君有此哉！」乃向空祝曰：「若張生陽壽合終，小娘子今夕再至。若不當夭，則捨之何如？」是夕，餘慶復見此女力求歡合。餘慶坐以揮之，三夕不就枕。又五日而亡，年僅二九。

孫助教女

大名張氏者，以財雄長京師。凡富人以錢委人，權其子而取其半，謂之行錢。富人視行錢如部曲，或過行錢之家，設特位，置酒，婦人出勸，主人乃立。待富人遜謝，強令坐再三，乃敢就位。張氏子年少，父母死，主家事，未娶。因祀州西灌神歸，過其行錢孫助教家。孫置酒，酒數行，其未嫁女出勸客，姿容絕世。張目之曰：「我欲娶為婦。」孫惶恐不可，且曰：「我，公家奴也。奴為郎主丈人，鄰里笑怪。」張曰：「不然，顧主少錢物耳，豈敢相僕隸也？」張固豪侈，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，且曰：「擇日納幣也。」飲罷去。孫鄰里交來賀曰：「有女為百萬主母矣。」其後，張別議婚，孫念勢不敵，不敢往問。而張亦恃酒戲言，非實有意也。

逾年，張婚他族，而孫女不肯嫁。其母曰：「張已娶矣。」女不對，而私曰：「豈有信約如此，而別娶乎？」其父乃復因張與妻視神回，並邀飲其家，而使女窺之。既去，曰：「汝見其有妻，可嫁矣。」女語塞，去房內蒙被臥，俄頃即死。父母哀慟，呼其鄰鄭三者告之，使治喪具。鄭以送喪為業，世所謂件作作者也。鄭辦喪具，見其臂有玉條脫，心利之，曰：「某有一園在州西。」孫謝之曰：「良便，俟後相酬。」因號泣不忍視，急揮去，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。

夜半月明，鄭發棺欲取條脫，女蹙然起，顧見鄭，曰：「我何故在此？」亦幼識鄭。鄭以言恐曰：「汝之父母，恐汝不肯嫁而專念張氏，辱其門戶，使我生理汝於此。我實不忍，乃發棺，而汝果生。」女曰：「第送我還家。」鄭曰：「若歸必死，我亦罪矣。」女不得已，聽鄭匿於他處以為妻。完其殯，而徙居州東。鄭有母，亦喜其子之有婦。彼小人，不暇究所從來也。

積數年，每語及張氏，尤忿恚，欲往質問前約。鄭每勸，且防聞之。

崇寧元年，聖瑞太妃上仙，鄭當從御至永安。將行，祝其母曰：「勿令婦出遊。」居一日，鄭母晝睡，孫出，僦馬直詣張氏門，語其僕曰：「孫氏第幾女，欲見某人。」其僕往通，張驚異，與其僕俱往視焉。孫氏望見張，跳踉而前，曳其衣，且哭且罵。其僕以婦女，不敢往解。張以為鬼也，驚走。女持之益急，乃擊其手，手破流血，推仆地，立死。僦馬者恐累己，往報鄭母。母訴之有司，因迫鄭對。獄具，狀：鄭發塚罪死，以赦得免。張罪當死，雖奏獲宥，猶杖脊，竟憂畏死獄中。時吳趨顧道尹京云。

執楫之女，可為內子。採桑之婦，可主六宮。妻以夫貴，夫豈以妻貴乎？但知百萬之主，不可娶行錢家之女，抑知行錢家之冤鬼，能殺百萬之子也！吁，可畏夫！

念二娘

余乾鄉民張客，因行販入邑，寓旅舍。夢婦人鮮衣華飾，求薦寢，迨夢覺，宛然在旁，到明，始辭去。次夕，方闔戶，燈猶未滅，又立於前，復共枕。自述所從來，曰：「我，鄰家女也，無多言。」

經旬日，張意頗忽忽。主人疑焉，告曰：「此地昔有縊死婦人，得非所惑乎？」張秘不言，須其來，具以告之。略無慚諱色，答曰：「是也。」張與之狎，不甚畏，委曲叩其詳。曰：「我故娼女，與客楊生素厚。楊以資二百千，約以禮娶我，而三年不來。我悒悒成疾，求生不能，家人亦見厭。不勝憤鬱，投繯而死。家以所居售人，今為旅舍，此室實故棲也。楊客與爾同鄉人，亦識之否？」張曰：「識之，聞移饒州市門，娶妻開邸，生計絕如意。」婦人咨歎良久，曰：「我當以始終託子矣。憶有白金五兩，埋牀下，人莫之知，可取以助君。」張發地得金如數。婦人自是白晝亦出。

他日，密語曰：「久留此無益，能挈我歸乎？」張許諾。令書一牌曰「念二娘位」，藏於篋中。遇所啟緘，微呼便出。張悉從之。邸人謂張鬼氣已深，必殞於道路。張殊不疑，日日經行，無不同處。既到家，徐於壁間設位。妻謂其是所事神，方瞻仰次，婦人遽出。妻驚問夫曰：「斯何人？勿盜良家子累我！」張以實對。妻貪所得，亦不致詰。

同室凡五日，又求往州中督債。張許之。至城南，且渡江，婦人出曰：「甚愧謝爾，相從不久，奈何？」張泣下，莫曉所云。入城門，亦如常。乃就店，呼之再三，不可見。亟訪楊客居，見其家慌迫殊甚，曰：「楊原無疾，偶七竅流血而死。」張駭怖，遄歸。後竟無遇。出《夷堅志》，《耳譚》亦有此事，但其婦為穆小瓊。

嚴武

唐四川節度使嚴武，少時仗氣任俠，嘗於京師與軍使鄰居。軍使女美，窺見之，賂左右誘而竊之以逃。軍使告官，且以上聞。詔遣萬年縣捕賊官乘遞追逐武舟。自鞏縣聞，懼不免，飲女酒，解琵琶弦以縊之，沉於河。明日，詔使至，搜之不得。此武少時事也。及病甚，有道士從峨嵋山來謁。武素不信巫祝之類，門者拒之。道士曰：「吾望君府，鬼索氣橫，所以遠來。」門者納之。未至階，自為呵叱，論辨久之。謂武曰：「君有宿冤，君知之乎？」武曰：「無之。」道士曰：「階前冤女，年六七，頸繫一弦者，誰乎？」武叩首曰：「有之。奈何？」道士曰：「彼云欲面，盍自求解？」乃灑掃堂中，令武齋戒正笏立檻內，一童獨侍檻外。道士坐於堂外行法。另灑掃東閣，垂簾以俟女至。良久，閣中有聲。道士曰：「娘子可出。」其女被髮頸弦，褰簾而出。及堂門，約髮拜武。武驚慚掩面。女曰：「妾雖失行，無負於公。公何太忍！縱欲逃罪，何必忍殺？含冤已久，訴帝得伸。」武悔謝求免，道士亦為之請。女曰：「事經上帝，已三百年矣。期在明晚，言無益也。」遂轉身還閣。未至簾而失其形矣。道士謝去，武乃處置家事，明晚遂卒。

袁乞妻

吳興袁乞妻臨終，執乞手云：「我死，君再娶不？」乞言：「不忍也。」既而服竟，更娶。乞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：「君先結誓，何負言！」因以刀割其陽，雖不致死，人性永廢。出《異苑》。

張夫人

張子能夫人鄭氏，美而豔。張為太常博士，鄭以疾殂。臨終與訣曰：「君必別娶，不復念我矣。」張泣曰：「何忍為此。」鄭曰：「人言那可憑，盍指天為誓。」曰：「吾苟負約，當化為闍。」鄭曰：「我死當有變相，可怖畏，宜置屍空室中，勿令一人守視，經日然後斂也。」言之至再，少焉氣絕。張不忍徙，猶遣一老婢設榻其傍。至夜中，屍忽長數寸，窺之呀然一夜又也。婢既不可出，震栗膽喪，大聲叫號。家人穴壁觀之，盡呼直宿數卒，持杖環立於戶外。夜叉行百匝，乃止。復詣寢牀，舉被自覆而臥。久之，家人乃敢啟戶入視，則依然故形矣。後三年，張為大司丞，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，張力辭。鄧公方有寵，取中旨令合婚。成禮之夕，賜真珠寢帳，其值五萬緡。然自是多鬱鬱不樂。嘗晝寢，見鄭氏自窗下罵曰：「舊約如何，而忍負之。我幸有二子，縱無子，胡不買妾，必欲正娶何也？禍將作矣。」遽登榻以手拊其陰，張覺痛，疾呼家人，至無所見，自是若罔然。

陸氏女

衢州人鄭某，幼明曠能文，娶會稽陸氏女，亦姿媚明爽，伉儷綢繆。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曰：「吾二人相歡至矣。即我脫不幸，汝無復嫁。汝死，我亦如之。」對曰：「方期百年偕老，何不祥如是。」凡□年，生二男，而鄭生疾病。對父母復申前言，陸氏但俛首悲泣。鄭竟死。未數月，而媒灼來。陸氏相與周旋，舅姑責之，不聽。才釋服，盡移其貲，適蘇州曾工曹。成婚方七日，曾生奉漕檄考試他郡。行信宿，陸氏晚步廳前，有急足拜於廳前，稱鄭官人有書。陸取視，外題「示陸氏」三字，宛然前夫手跡也。急足忽不見。啟緘讀之，其辭云：「□年結髮夫妻，一生祭祀之主。朝連暮以同歡，資有餘而共聚。忽大幻以長往，慕他人而輕許。遺棄我之田疇，移積蓄於別戶。不恤我之二子，不念我之雙親。義不足以為人婦，慈不足以為人母。吾以訴諸上蒼，行理對於冥府。」陸氏歎恨不慚，三日而亡。

陸州趙氏

陸州孫賈者，以販帛資生。娶趙氏，琴瑟甚洽。相諧幾五載，孫忽膺疾不起，日夕流涕相對。婦許以誓不改適。夫堅之曰：「汝志果決，當許我齧臂為記。」婦勉引臂，齧之。未幾，夫死。瘡癩未實，即納聘。登車之夕，祭辭靈席，甫下拜，瘡忽迸裂，血泉湧不止。須臾，一號而絕。

韋英

後魏洛陽阜射里，有開善寺，京兆人韋英宅也。英早卒。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，更納河內向子集為夫。雖云改嫁，仍居英宅。英聞梁嫁，白日來歸，乘馬，將數人至，於庭前呼曰：「阿梁，卿忘我也！」子集驚怖。張弓射之，應弦而倒，即變為桃人，所騎馬，亦化為茅馬，從者數輩，盡為蒲人。梁氏惶懼，舍宅為寺。

再娶再嫁，皆常事耳。男迫事育，女迫衣食。苟室家無託，死且不瞑，又可報乎？凡再而得報者，必其可以無再者也。可以無再而再，薄豈俟死哉！生何交薄，死何念焉。故夫再而得報者，又必厚極而必不能相釋者也。厚可情通，何必強誓。誓可達鬼，其可欺乎？割陽而陽廢，拊陰而陰絕，死能為妒，其生可知。然以報大耳兒，使輕誓者知警，亦快事也。歡具已失，娶何為哉。張夫人不禁買妾，乃知義夫易辦耳。趙瘡癩未實而嫁，何亟也！梁不治喪而嫁，何薄也！陸棄二男移貲而嫁，何忍也！節婦固不多見，茲有甚焉，得報，不亦宜乎！

劉自然

唐天祐中，秦州有劉自然者，主管義軍。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，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，妻有美髮，自然欲之。知感曰：「能致妻發，即免是行。」知感之妻曰：「我以弱質託於君，髮可再生，人死永訣矣。君若南征不返，我有美髮何為焉？」言訖，攬髮剪之。知感深懷痛感，既迫於差點，遂獻於劉。自然竟亦不免繇戍，尋歿於金沙之陣。黃妻晝夜禱天師訴，是歲，自然亦亡。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，左脅下有字云「劉自然」。邑人傳之，遂達於郡守。郡守召其妻、子識認。劉自然長子曰：「某父生平，好飲酒食，若能飲啖，即是某父也。」驢遂飲酒數升，啖肉數臠。食畢，奮迅長鳴，淚下數行。劉子請備千百贖之，黃妻不納，日加鞭撻，曰：「猶未足以報吾夫也！」後經喪亂，不知所終。劉子竟慚憾而死。

僉兵，法也。戍而死，命也。自然何尤焉？特以一髮故，傷其夫婦之心。身為行禽，殃及宗嗣。嗚呼！此其食報，豈直一髮乎哉！

情史氏曰：「諺云：『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』此言施報之不爽也。情而無報，天下誰勸於情哉！有情者，陽之屬，故其報多在明。無情者，陰之屬，故其報多在冥。」